



記宮九

災異	政弊	文學	辭受	治道
居室	壽考	乞骸	慶賀	四時
文彙	郭行	妖魘	詩	儒林
叙述	哀悼	古文	學	

~16
2346
9



和
2346
21-9

記言卷之五十二 續集

治道二

進德禮政刑劄

伏以臣庸下無一才能學術性篤好詩書六藝
之文至今行年八十卒無所得猶說讀如初蒙
荷 聖德寵擢異等臣感激 殊遇無以報答
大恩歷述虞夏殷周之格言謨訓作德禮政刑
七百餘言

曰德衆善之聚天地之正理在心為德在事為
義執德行義人道之大經太甲之訓曰奉先思

四



言言卷之五十一
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君德之首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
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益戒禹曰儆戒無
虞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
欲君德明於上百職修於下黎民悅於四方於
是風雨調寒暑時五穀穰熟民無疾疫天札盛
德之治也故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
以德

曰禮君君臣臣父子子之倫非禮不叙尊卑
貴賤隆殺之品非禮不秩禮之天叙天秩者也

行之於身自視聽言動修身制行以至嚴等威
定親疎別異同決嫌疑明是非皆主於禮禮不
可亂故曰家國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亡
則亡故曰壞國亡家喪人先去其禮傳曰禮始
於冠本於婚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燕射禮
之大體也

曰政陶唐氏曆象日月星辰虞舜氏齊七政之
運行所以授民時成歲功者也為政在安民安
民莫先於知人知人則哲能官人不以檢人故
說戒武丁曰官不及私昵爵不及惡德故莫不

以克明峻德而興亦莫不以羞刑廢習而亡語
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教不能則勸
故曰作新民為政以先則不令而行上好禮則
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
民莫敢不用情比小事大師律九伐之威食地
役民三等皆屬於政

德衰於逸欲政衰於私昵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故太甲之訓曰慎終于始德昏則政亂政
亂則民散德昏政亂民散而國以治安者未之
有也

曰刑禮以教之政以齊之刑以一之刑亦末也
然雖上古之治非制刑無以止亂禁暴周典曰
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故罰世重世輕世治則其罰輕世亂則其罰重
罰有經有權紂殘虐之治而其亡也獄囚自出
王者之治以不殺為德陵夷無禁亡國之治也
虞舜制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亦不可謂不嚴
也周官之治寇賊劫略攘奪矯虔偽行澤非疑
衆亂俗皆斷於司寇王者之治戒無殘虐而已
未有為國不嚴而國不亡者也

此四代之治其體要畢舉以備工師之諷誦惟朝夕左右深思而力行之庶幾有補於君德治道之萬一云

復推言德禮政刑再上劄

伏以 殿下嗣受丕基人心無有遠邇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不懽忻拭目想望思見德化之成而上天垂象氛祲示警日月告凶天之將仁愛 殿下有所責勵而加勉者耶抑安知或有人為感之而禍亂潛萌卒以大咎者至此耶其示警一也臣既上德禮政刑之戒而仍請推

言其義復申戒於 殿下此老臣將死之言也德者得也萬善得於心者也德必一於誠實無一毫私偽間之而流通事為之際在吾修身制行近而自居室之微遠而至於四方千里之外無不怡悅誠服而天道應之也然明德貴於審幾苟幾之不審敗德之愆危身之行切近之咎有親蹈而不覺者綿綿不戒至於禍大而不可救者甚可懼也

禮者人事之則而行於彝倫日用之常聖人以禮制行以義制事此禮義之大經禮貴正名苟

禮壞名亂而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而國以治安者未之有也故齊景公曰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以食諸此
壞禮亂名之大戒也

政者正也正人之不正者也善政本於善行安
民本於知人所畏巧言令色孔壬聖人必先禮
讓信義而責民之忠敬悅服而用其情也政成
於公敗於私一於是貳於非公私不可與苟循
是非不可與苟合此治亂之兆興亡之機也可
不戒哉

法者禮之通刑者法之用禮無法則不行刑無
法則不中法有經有權刑有重有輕法出於仁
成於公者也聖人之大用重罪輕法者無法也
輕罪重法者無義也無法無義大亂之治也
方今之治德禮政刑皆亂矣天下之道在至誠
天地以至誠成化育聖人以至誠贊化育人君
體天理物必以至誠先德禮政刑自修身慎行
以至家國之治德必修禮必治政必成刑必中
以為治平之業人君之德不私其身以四方百
姓為心不私其法以祖宗萬世為憲不私其

臣以守正循國為賢滅德壞法亡國一歸於私
禎祥妖孽治亂之兆人事之影古人曰不見其
形願察其影此 殿下仄身畏忌修德興國之
圖其幾恐不在於輕宥薄罰徒為應文之具而
已也惟 聖明加勉焉

上古文十一銘劄

伏以 殿下既三年喪畢冕祀 先王於 太
廟受羣臣賀推廣 恩澤雜犯死罪者皆赦之
臣民懽忻同慶欽仰政化一新人君惟萬國之
表中心無為以守至正禮三公在朝以教訓德

義保其身體三老在學以憲德乞言在輿有旅
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
寢有誓御之箴宴居有工師之誦臨朝有瞽史
之道非僻之干無自以入君德之所以自養者
亦必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外無聲色之誘內無淫慝之感内外交養惰慢
邪辟之氣不設於其身心志百體皆由順正親
仁好問克勤不怠以成至德天人合應治道大
順祥瑞畢至惟 殿下加勉焉昔周武王既克
殷踐祚三日受丹書之戒於師尚父惕若戒懼

言卷之五十一
六
矛劍几杖居處器皿皆有銘凡十一篇今臣敢以古文書進此三代之訓三代之文三代之禮殿下常目在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遵而勿失聖德幸甚邦國幸甚

辭受

辭月廩疏

伏以狗馬賤疾不圖上徹天聽至使太醫視疾聖慮勤切寵賜絡繹此天地之仁臣感激恩私糜粉刻骨無以報答萬一仰首垂涕不知所云臣前月拜命之初上恤臣羈旅

之艱特令有司繼給米饌薪炭今臣已有常受祿奉自奉已足而又受此餘外之賜恩私太盛於臣身光寵溢尤臣是何人敢當此事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伏乞聖明亟收成命以禮勉臣臣以忠報殿下君臣相勉之道也臣所望於聖明者夙夜圖惟艱大之業懋修大德不愆不怠上而承先王之遺下而副億萬蒼生之望邦國幸甚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又

言言卷之五十一
伏以臣以不才濫蒙誤恩一歲中三遷其官位齊上卿兼掌學教之職榮寵太盛而顧無一報效面赧心愧不知所出其中尤有所不敢當者君食臣有禮臣食君有義忠信重祿萬鍾有不辭至庖人繼肉廩人繼粟非賓師無此禮臣初非有聘幣之招而本圻內之民感激殊遇思以竭忠報殿下臣既有常祿自足而又有庖廩之饋實非禮之物臣既嘗累陳不敢當之義而未蒙允許義不可兩受辭常祿而不受於禮於義皆不可伏乞聖明察臣危懇許收

庖廩之饋上無過禮之賜臣無僭分之受食常祿以安分義事體大善也臣無任戰怖隕越之至

又

伏以臣蒙荷恩寵得閑暇江湖十里烟沙遠
出長江皆可娛心適意臣無事頌祝聖人因此得所而長逝無他願也臣既與在位時不同與漁夫野老為伍而仍受庖廩之饋賜與受皆非禮也伏乞聖慈恕臣昏耄命有司收月廩之賜以安微分國體幸甚君臣之禮幸甚

取進止

論執政忤 上旨辭月廩劄

伏以臣不忠獲戾于 殿下退伏田廬日俟重
誅而郡邑餼廩之饋自若事體大謬例受常祿
猶恐懼不敢受此物何為而至於臣哉臣雖無
恥安敢自處與無罪者同而恬然食厚養而不
辭以重罪戾也臣決不敢受此不敢當之賜以
負 殿下重為朝廷羞也臣負罪之中固知不
敢上劄而恐無以暴白下情冒萬死重犯瀆擾
死罪死罪伏乞亟收成命令負罪者得安分願

臣死不愧忤也取進止

辭食物劄

伏以臣荷 殿下仁覆之大恩幸免大罪返身
畎畝得安耕鑿日夜頌祝 聖德以畢餘生足
矣萬萬夢寐之外有此無名之 寵賜近待下
臨宣諭德意 殿下之仁哀憐老臣特施收恤
之盛典也然此私恩也君臣主義非義不可此
子思再拜稽首而不受者也以臣無狀久居寵
利事 殿下無一報效當國事艱危沮毀倚重
之臣觸犯天威臣日俟重誅惶恐隕越不知所

以處之也君臣之禮甚嚴伏乞 聖明察臣危
惻特收成命以安微分臣無以死罪死罪取
進止

再上劄

伏以 殿下以不以遺年之義優老盛典及於
田野閉伏之臣至遣近侍 宣諭德意臣恐懼
請罪辭不受命臣罪益大 上不錄其罪又有
勿辭之命臣感祝 寵命寬許至此而顧竊有
所大惑者臣感激 殊遇必以古人之義事
殿下而 殿下不以古人之義臨臣此誠意未

孚稽首俟罪不知所云如月廩之賜賓師重禮
亦安敢恬然無讓不為之固辭也此辭非自今
日始也 殿下之所知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
命以安微分臣無任戰怖隕越之至死罪死罪
取進止

文學

上經說東事劄

伏以臣耄荒沉綿病積久既無用於世矣受國
大恩死無以報 殿下臣作經說二十言易春
秋詩書洪範九疇禮樂刑政時令鬼神追述虞

夏殷周古經濟魯語月令夏小正左國氏諸書
其言皆古聖人賢人之言其法術皆古聖人賢
人之法術臣八十年篤信勤學者此也企勉古
人者其義亦此也當今之時進言者皆以功利
為急臣之此書固知迂濶而不可也 殿下深
思而試用之此三代之治也臣雖在九原之下
是 殿下用臣也又作東事二十二蓋東方九
域上古立后建國大小二十二為方外別國其
書荒恠不信不實其傳後世者僅十一二山川
區別風氣不同其聲音謠俗嗜欲各異論其治

則檀君淳龐之治箕子八政之教各千年衛滿
以兵威財物拓地數千里暴得暴亡肅慎氏搭
矢石弩傳於史氏高句麗强大之治傳國七百
百濟强暴好戰其國君戰而死者四君國且滅
亡新羅忠厚之治稱仁義之邦傳國五十八世
蓋列國之政善惡治亂興亡之故為後世勸戒
者非一而百濟之葆澤溉田陌之耕山歲易百
代不改歲易者田賦無常稅也總論地利物貨
禮義善俗東方舊俗其性儉嗇好禮讓大體皆
然古之人有言曰循俗而治者其民易從而

偷黑齒鞞鞞其政俗傳道致物皆在我之治也
惟 殿下深念而熟察之

政弊一

論戶布第二劄

臣竊觀當今之極弊軍伍物故者未除襁褓兒
在籍徵斂之弊侵及鄰族號怨無窮此事極無
據殊非聖朝不忍人之政必代定然後變通則
搜括閑丁無役者不患無人而皆屬衙門變通
無期愁痛無已時此豈治安之術也亟罷之以
慰人心戶布之弊臣既略陳於前劄而又有大

不便者三其一公卿大夫士與編戶齊民各計
戶出布以代軍布納之兵曹事體紊亂非 先
王忠信重祿體羣臣之意也邦國維持而不亂
者禮義也禮義既亡雖有鬪士如林積貨如山
不足恃也其二前榜萬人出身其本雖庶賤居
半既以出身為名則其自處也朝廷之待之也
皆以士大夫之末一朝出布與編戶齊民等必
心怒而羣怨一時不從新法者可驅而罰之其
心不可勝也其三館學諸生等亦皆兵曹主管
計口收布一如凡民無役其心恥之亦非細故

三代之制建學立師教以詩書禮樂優待禮士之道恐不然也此法一行國體大壞人心大亂也國壞民亂而能不亡者未之有也臣以為決不可行也惟 殿下熟察之

第三劄

上命姑停其事故乃止

戶布猶周官之夫布夫布四民不與焉凡民之無職業者罰之以勸民者也今其法自朝廷百官以及閭巷匹夫文武出身未入仕者館學上下齋生宗室功臣貴臣士族子孫業儒業武校生武學諸學生徒等皆以編戶出布聚斂無名

事理無據國勢日削兵氣太盛又以朝廷之體下比編戶奉給闈士徒隸上下無紀如大貊小貊事體大壞孟子曰勞心者食於人勞力者食人聖人設為法制尊賢親親以教天下者也今此法一行等威紊亂傳曰禮亂則上下亂此非細故四三年來政令煩苛民不堪命怨詈者皆曰新法之故也新法不起於邦盛之世世衰則法亂故叔向曰國將亡必多制此臣所大懼者也今聞關內外自江南亂後兵食不給以編戶出金無論貴賤老少此我戶布之制也其舊俗

貴壯而賤老上下無法此固不可以冠帶之國
法度言也見小利不顧大義聖人戒之昔公孫
鞅說秦孝公廢井田開阡陌專務富國強兵秦
舊臣多爭之卒以亡秦患生於先利而後義亡
先王之法也苟利於國衆怨縱不足恤先王之
制不可亂也一世各有一王之法百代不改輕
改舊章三代之禁也自 殿下即位來民不信
法四方騷然此何故也一二臣言功利大小靡
然和付富强之治可立致也臣恐朝廷無紀四
方愁怨亡國之禍迫矣

卷終

記言卷之五十三

續集

政弊二

論揔管劄

伏以臣昨伏承 聖旨軫念垂死老臣 恩澤
至渥臣非木石安得不為之感激 殊遇思欲
以死報 殿下也臣病中得見邸報廷議欲罷
揔管臣不覺却食長嘆兵典揔管掌治五衛軍
務外兩州府鎮管軍士皆屬五衛揔管之設蓋
莫重焉癸巳 車駕 心京京城殘破百司依於
牆壁歲飢盜賊多起故相柳成龍白 上選五

部丁壯教習江浙兵技號曰訓練都監分番宿衛人心乃安衙門之設始此癸亥中興之後功臣等不解兵權各立衙門於是有御營守禦扈衛提戎之名兵威甚盛提管遂輕自此體統大壞提管無益於有無今有革罷之議經國六典始於世祖六年成於成宗二年大小皆稟睿裁行之歷十世二百餘年一朝罷之自中葉以來累經變亂人心不散者皆祖宗餘業今罷先王制作雖至於虛名無實罷之事體不可臣以為衙門可罷也提管不可罷也如巡將

監軍雖最是冗官事體重不可輕議也前時時烈浚古常言唐虞三代以為大典不可從其言之弊可為寒心一世之治各有一王之法不患不治臣恐自此之後又有重於此者亦必輕視而變更無難也此非細故衙門太盛言其積弊亦非國家之利也取一進止

論宮中宿衛劄

伏以國家多事宣仁以來諸小寺減省者多而至於王宮國都宿衛行巡警守之官不及焉蓋責任與小寺事體不同故也本兵與提管摘

奸入直諸將士照戎器夜則先啓乃行 闕內
衛將若部將分更行巡王城內外五衛各一部
分二所行巡有巡將監軍巡將掌受牌分授巡
官之事宜傳官二人受形名官門衛將受軍號
受鐸以此徇警至罷漏軍法之重警守之嚴職
雖小闕一則不可實非汗漫之任也取 進止

以金萬重言待罪疏

臣頃者進對 上前猥陳故臣金宗一事蓋宗
一以舊學士平生好讜直忤時烈之黨不復用
於朝臣之所陳者惜其無罪棄斥而死專指羣

小濁亂之迹昨日召對承旨金萬重以語犯
先朝所奏悖理至被 嚴旨云臣初聞之竊不
勝瞿然之至臣以昏耄之年做事獻言無一善
狀徒惹人言動遭誚詆此臣之所大懼而大愧
者也伏乞 聖慈亟治臣昏謬之罪以安人臣
之分義不勝大幸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再昨筵中萬重說話無非
逆逐諸賢恣為護黨之計其奸巧之狀昭不可
掩識不足掛齒卿何過辭若是其太
過乎安心勿辭速出行公以副予望

又

臣伏讀 聖批惶悚墮越不覺感淚沾裾臣歷

事 兩朝逮至 殿下為三朝老犬馬常恐受
恩厚而報效薄日夜以得罪為懼前日進對略
陳金宗一事惜其良善擯斥死而埋沒專咎用
事者病國亂政不圖論臣者反以為語犯 先
朝為悖理此人臣大罪無所容貸而賴 殿下
明聖得免誅罰中心感激殺身不足以報答
大恩臣既受大罰惡名何敢晏然居高位食厚
祿恃 恩自若而已也伏乞 聖明治臣罪以
嚴君臣之大義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嗚呼人心世道之不淑未
有甚於近日向者萬重敢以悖理不近之說恣

意誣陷不遺餘力予甚忿駭也今觀卿疏何乃
引咎若是其邁邁耶予實慙醜不知所以為喻
卿須體予意安心勿辭
速出行公以副至意

論言貌取人疏

伏以本曹新設揀取武士之法無論有官無官
凡被薦者皆招集列坐之視其容貌聽其言語
取其可取者去其不可取者定為令式此於得
人之道可謂詳且盡矣而其弊必飾其言善其
容以為得官之蹊徑於事體有大不可者此與
擊劔騎射試取不同凡有出眾之才人固未易
知而外貌利口有足欺人中心愿慙者無所售

於世而亦必有知恥而不求自試者為朝廷羞
大矣彼雖武人其官朝廷之爵固不可輕慢而
苟授用人官人不宜如此此事既為憲令臣待
罪銓選之職於心實有所不然者蓋如此不得
不仰瀆 天聽伏乞 聖明垂擇焉

論政弊疏

伏以自 殿下初即位有志圖治召用文學首
正大義與民休息人心悅服四方想望謀國諸
臣以為千載一時各言計策於是中外多事四
方騷然紛更既多其中言兵事者其事最大其

害最深古人有言曰強國在兵亡國在兵賴
殿下聖明國家無事邊境無烟火之警而一朝
整戎卒治器械築要害人心汹汹若朝夕有變
者鄉里惡少莫不揣摩迎合上之所令下之所
趨前時耕者談農賈者談利工者談善巧各專
其業通衢大都其俗儂利山峽之人樸駸出於
性者然也今時則不然王都禮法之本而衙門
盛強養兵滿萬鬪士如林衣短後馳馬試劍者
盈城又設萬人之科此科甚無義農工商賈傭
隸走卒不操弓不識字代射代講者不可計數

先王設科取士之意豈如此哉以外方言之雖深山谿谷少人事之鄉毋論工賈田父亦莫不張弓瞋目語難自以為得此時晚矣爭慕爵位或一事不得意則各出氣力以爭鬪為能此屬多萬人出身諸衙門軍官牙兵卒伍凶悍無賴無恥自恣不屬於守令者以此推之一國之內皆然自朝廷之本以至庶賤氓隸名分紊亂棄禮義捐廉恥忠善畏法之風亡矣此亂國之治也臣竊憂之屯田固兵家之利也古昔中國盛時夷狄寇邊至於兵連禍結屯田塞上空地寇

退則耕稼積儲以省轉輸之勞寇至則入戍以待奴之衰弱今之屯田皆在於內地膏壤墾田屯卒日衆四方避役逃賦者皆是田賦日縮戶口日亡至於國不為國可為寒心前朝之亡家兵盛強國內屯田布滿列邑屯田只存陰竹屯田一祖初定四方悉罷列邑屯田只存陰竹屯田一處而已今屯田其害反甚於亡國之末弊此已亡之塗轍也王城之內武衛太盛屯田漸廣邦賦日削亦不屬於兵食本朝三百年無此事先王之制雖治平偃武之世固安不忘危治不忘

亂有制軍糾邦之政令然兵勝則乃亂故衆仲
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兵者凶器聖人戒之
方今國家所急者兵事百姓怨苦者兵政度支
經費竭非剝民無以生財連歲凶荒耕山不食
之田土薄歲易之地皆有常稅飢民無食者無
異剝膚前時昏亂之治亦無此事此有司之罪
也然其弊皆出於兵物故掩骸者有役布此亦
何政也此其來已久然豈無哀矜變通之術也
此特舉其太甚者云耳又其外疾首愁痛無告
難以悉舉君依於國國依於民民散則國亡故

先王之治保民為大為人上惠澤不下而望下
之人親上死長之義難矣當今之世大小潰裂
內則朝廷亂外則百姓亂百姓亂其本在朝廷
朝廷大壞士異論人異交所忌者直道敢言所
趨者形勢利害所蔑者讀書修行文武用才毋
論其人之邪正善惡多是私恩舊好姻婭親屬
或市井族種曩時昏朝之漸不過如此不圖
殿下臨御而朝廷至此也仕路污濁廉恥之士
誰肯願立於朝也國何恃而不傾人心何仰而
不散灾害何弭而不並至哉雖有聖人不能為

之謀也此亡國之事也善為國者制治於未亂
弭患於未萌今已晚矣然在 殿下有國之綱
紀政法非公正不立 殿下立德無私不失公
正糾邦憲選良善嚴絀陟罷無益抑強盛毋安
於姑息毋悅於便佞毋變古易俗以承 先王
艱大之遺姑息易安便佞易悅姑息衰微之治
然其禍猶遲便佞難其言順耳其色善柔乘一
念怠傲有以媒孽禍殃甚至於亡國覆宗故臯
陶之謨所畏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教為邦曰遠
佞人佞人殆大可懼也自古明君誼辟能祈天

永命無他術也臣荷 殿下不世之 殊遇今
朝暮入地觀世變至此世道至此冒進瞽說不
勝惶悚隕越之至

國舅進劄後請對

國舅金佑明上劄其語意內間有間言不悅於
慈聖云某與吏曹叅議尹鑄弘文應教李夏鎮
校理權愈請對 上引見召領議政許積亦入
侍 上見某問曰卿疾何如對曰在恩澤中幸
不顛溝壑皆天地之仁恩也 上曰聞卿病重
為卿憂慮殊切今見卿予心喜悅仍問曰何以

請對對曰臣聞佑明上劄 上出示大臣而臣
不得見不可以傳聞論事請見其劄 上乃示
之仍進曰佑明疏中云云 慈聖干預國政
上不敢受命此帝王之大孝也至於朝夕奉養
之節羣臣咸仰 聖德佑明聞細人離間之言
上此劄請與佑明相見問問言者佑明必其心
憤憤盡言不諱矣 上良久乃許之令召問政
院佑明不來 上命退夕 上復召大臣諸公
卿議事兵曹判書金錫胄不進某亦已退不得
進 慈聖出御外殿 上以小屏隔之 慈聖

大聲哭良久左右驚遑失措佑明疏中又有福
昌福平二公子出入禁中私干宮女之語前夕
二公子皆被繫明日 上即釋之曰誤聽人言
使骨肉之親至此慙悔置身無所

時弊劄

伏以臣伏讀下政院 聖教大哉王言一言足
以感動天道四方遐遠孰不為之感激涕泣有
願戴之心也古今一理天地一氣氣一於中和
純正者在物為吉祥善瑞在人為忠實良善以
致治平氣一於汙濁不正者在物為灾異妖孽

在人為讒賊孔壬以成禍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可誣也 殿下臨御以來鄉曲小譽無不畢用利民善俗無不畢舉四方悅豫太平之治指日可期奈之何數年來甲兵滿國戈鋌相摩城池器械凡人力可完者可謂極備而仁義禮俗之治迂濶而不用人心爭富慕貴以為此一時也捐廉忘恥視禮讓為何事此恐非致治之物也方今 殿下感悟天戒博詢民瘼政弊首罷無益之軍務損其太盛寬其苛急令百姓悅喜甚大惠也然廟堂書啓其變通節目軍門五

營守禦牙兵八千六百減一千六百摠戎牙兵三千一百減一千四百軍門兵氣自若病民則無改也軍門屯田積弊已數十年據國中膏壤屯卒盛強以軍門之重郡邑不敢問無異異國之人甚可駭也壬癸以後新設者不多不滿十一洪川一屯又以要害不論則革罷峽中四屯而已槩論之屯田遍國中亦不係於兵食積貨萬萬黷貨無益田賦日削良民不堪官府之治主客反易所謂邦公崩離析者此也可為寒心自羣臣獻議四方日望朝廷保民之治而令下

則塞責嶺內外峽中數屯而已百姓失望怨咨如前數年來政苛民急蓋不可勝言而公私之害屯田十八九災不虛生積怨召災積災召殃此 殿下所已焦心軫恤者也方今 殿下閱早禱雨牲幣潔誠殆無所不用其極而山川不應臣以為牲幣不如反省祈禱不如實惠實惠莫先於罷屯田慰民心成國家之利益也屯卒足以補列邑逃亡物故租入足以裕度支經費萬數兵政簡而民不病愁怨之聲絕於閭巷矣風雨時百穀穰熟北政和民悅不得也不及今

大革罷因循襲謬國勢日削而民散矣後雖欲悔之無及已古人云治國富其民衰國富其大夫亡國富其府今日之事不幸近之商鞅以刻薄治秦雖殺人日成積於市其實富民足國無敵於天下今以殘民之治為國家萬世利無此理也氣化之流行今日在人者未必非忠實良善而災異妖孽日出何也懼災圖治之政一違於寬民利國抑何也國日削弱在屯田度支日耗在屯田逋逃淵藪在屯田衙門專利在屯田邦國之與衙門其輕重大小利害得失彼此之

言言卷之五十三
權孰先而孰後也乞以此 下詢廟堂痛祛病
民之源以為國家長利幸甚幸甚取 進止

論政弊疏

伏以 殿下祗省 先陵災異 聖心警戒怵
惕之感有不可以言語盡者也五行志陵崩與
山崩同謂之大災昔晉穆帝時峻平崇陽二陵
崩帝素服臨於太極殿三日 殿下為之祗畏
不寧立罷親耕之禮不臨朝不御經筵一如居
憂之日以待修陵禮成聖德固至矣而禮官不
舉陵崩之禮何也又咸興永興安邊大風諸陵

真殿折木拔屋之災亦天道之警大可懼也人
事之變極於下而謫見於上君子懼焉數十年
來用事者敗國人心陷溺世道大變 殿下臨
御黜陟不嚴人不畏法朝綱政法紊亂國勢衰
弱衙門盛強武士驕橫屯田徧國中有司莫以
禁衙門之弊 上方下詢抑損善後計策而屯
田 孝廟既已罷之而衙門持之甚無義至於
今日安敢如此人心日離災異日出 陵崩大
災赤祥旱乾夏雪妖星十二其一彗星星家所
忌此皆人為感之也振紀綱正人心敦禮俗禁

姦止邪非公正不能入君立德無私克修公正之德正治體嚴法制以帥怠慢修六官之職言責者盡其言官守者盡其職然後治道可言也臣聞善為國者制治於未亂弭患於未萌今已晚矣然在 殿下衰國之治故多恩貸私枉滅公無法無義人心大亂兵氣召灾禍亂已萌天失其道則物妖犯之君失其道則灾害乘之救時莫如賢能保民莫如善政選用良善以收人望革弊修政以保民心上有仁聖之君下必有賢能之佐求人不在於長短美惡心與術最善

心正術正不害為君子仁義功業善於後世也古人曰人才不借於異代人君苟以誠意求士不患無士以誠意保民不患民散特所患者君心宴安之暇便嬖易乘誠意不終至於患生而不戒禍至而不覺可不懼哉 殿下令羣臣各言闕失進言者非不多其言可採者亦不少四方百姓聞之皆欣欣然相慶曰 主上仁聖殆庶幾撫我寬我今已逾月皆虛文無用無一警動振作之治民心益散庶事益解臣恐民散已盡禍亂已形雖欲悔之無及也衙門積弊諸臣

既備陳之矣割膏腴之壤以為屯田地部大屈
租入日耗稅於衙門者十二三而亦不為實用
餘皆屯有司之私財此財之大敗也牙兵領於
衙門兵曹不能管大萬之卒悉為私家之徒役
此麗末家兵之類也屯田牙兵公室之大蠹而
私門之利也詩云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
傷其根古人憂時之辭也昔 宣廟朝相臣李
元翼為都體察使將視師北邊病不能出 上
欲開府京師元翼以為體察體上躬也以不御
之權握兵柄在朝專制事體不可辭不受命力

疾出巡此故事也軍禮推轂之命曰闔以外將
軍制之方今四境無命將征討之事而寘體相
開府王城以專制四方甚無謂諸臣有請罷者
臣以為受任大臣必不以無名大權自居不請
亦罷訓練都監及守禦御營控戎諸衙門屯田
牙兵悉皆革罷田賦歸之戶部軍丁歸之兵部
器械犒賞之需責之戶部逃故闕額之代責之
兵部又罷新設無益之精抄則國有裕財之利
兵無襁褓白骨之寃民心庶可慰矣今日之人
心今日之國勢不待災異而識者寒心導民善

言言卷之五十三
俗弭災致治其本在 殿下一心公正之德也
君德治道一也君德日彊治道日隆此聖人之
大用公正所臨妖枉莫犯私偽莫售離者合散
者一乖者和愁怨者悅豫四方大順也臣才智
下好善而不適時宜慕古而不識時務與俗背
馳迂濶而無用也加以昏耗衰亡朝暮入地然
安敢自踈於 殊遇之際不盡言於 殿下也
惟 殿下垂察焉臣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災異

因白虹貫日進劄

伏以臣才識庸下猥荷寵擢位至三公無一報
效尸位曠官坐令生民不保國勢艱危至於上
干天道災異疊見今又有白虹貫日之變人心
畏之若變在朝夕此皆輔弼之罪也臣罪萬死
殿下即位之初人心悅豫大小懽忻皆以為太
平可興也奈之何天道示警旱乾水溢百姓飢
饉任事諸臣各言計策中外多事四方失望此
非細患臣聞變不虛生天道難諶伏乞 聖明
反身求過察於政令以為得罪於天者何事雖
出於深思積慮合於機務臣愚以為弊先於事

則改之非先王之法則改之民不便則改之自責求言察納忠猷選用良善列之庶位以代天工先治臣欺天曠官之罪以收人心以承天警臣無任戰怖隕越之至

論戾氣劄

伏以臣年病俱至沉綿積久閉伏亡人事縷端奄奄朝暮且死而一息未絕戀戀犬馬之忱安敢一日忘殿下也夏小正曰八月水始涸雷始收聲今秋節已盡冬月迫矣日昔大雷暴雨發於雰霧連日之餘春秋傳曰霜露之氣不和

而散則為戾氣此戾氣也是謂暎月陽失節而陰氣縱也厥咎陰賁陽臣侵君也臣竊未知殿下之明聖而有天道之警至此何也此輔弼者之罪也糾之漢法臣罪當誅死無所辭伏願殿下亦反已修德不失先王之謨訓日以祗畏為心克勤不怠不以細故而忽之然後天警可答人心可保也臣進修德之戒六事一定心志以靜為本心無欲則靜靜則心不妄動行不失天理之正君德日躋矣二明是非辨邪正之分諂言害公謹言無私察於公私治亂興亡於是

言言卷之五十三
馬判矣三重喜怒嚴絀陟之威登明選公朝廷
肅穆國勢尊而治道不亂矣四尚忠敬率勵臣
民以身先之遐邇一德風俗淳厚矣五謹言行
一以過失為戒人君一言之過一事之失政令
壞墜人心缺望天道難謀甚可畏也六慎起居
以養動靜動靜克慎灾疹不生以至壽考康寧
為宗社億萬無疆之慶也自古聖哲之君有
克謹不讐畏天之威反灾為祥以成中興之治
此在 殿下臣無任待罪隕越之至

因灾異乞罷劄

伏以臣昨伏見 下政院憂恤灾異之教 殿
下聰明仁聖中興功烈指日可待古人曰主憂
臣辱主辱臣死如臣不才居三公位無一報效
灾異疊出 殿下中朝而憂臣實死罪無所逃
遁五行志曰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春秋傳曰
陰陽之氣不和而散則為戾氣為曠霾曠霾者
戾氣也陰賈陽也李尋曰日者衆陽之長光輝
所照萬里同晷人君之表君道不修日失其道
晡昧無光此陰盛陽微之咎輔弼之罪也既往
之咎來事之師也天心深遠難知宜察於細微

記言卷之五十三
消絕萌芽辨邪正嚴黜陟罷煩急寬民力雖有
事之已遂而不可已者須善其後圖毋失四方
百姓之心以承天警民散則變生民散變生後
雖欲悔之無及也漢法以災異責免三公臣席
橐請命不任悚懼隕越之至

記言卷之五十三終

記言卷之五十四 續集

四時

親耕劄

伏以禮正月元日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天子
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乃擇元辰天子躬載耒
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
三公五推諸侯大夫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士賤不與於耕
故不及於勞酒九推之後農夫終畝古者藏種
種之種于后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也生而

獻之以佐王共郊禘也此帝王之盛節也三代
行之西漢時景帝既耕籍詔曰朕親耕示為天
下先也晉四年正月丁亥武帝親籍于東郊戊
子大赦司空潘岳上籍田賦稱頌盛儀此晉漢
古事我 中宗八年親祀先農乃親耕籍田先
農者神農氏為耒耜始教耕後世祀以為先嗇
者也 明宗八年復修親耕之禮農民之望莫
如豐年王者之瑞亦莫如豐年詩人歌頌亦皆
以壽考豐年先王躬籍千畝所以為百姓祈穀
而亦示以身先之也臣嘗侍 殿下進親耕之

說 殿下許之臣心忻然乃退考之禮經載籍
以籍甸古事更瀆天威臣極知猥越而臣犬馬
之齒已窮賦命迫矣歷陳前古之大禮盛儀欲
加勉於 聖德者也臣昏耄病重氣力已死受
國重任尸官已三年無一報效 聖明所知也
伏乞 殿下憐臣老病將死特許恩通令任便
休謝以終餘日臣事 殿下幸免大罪而 殿
下使臣之禮亦得矣

進 親耕頌劄子

伏以 上即位之三年二月乙亥 上幸東郊

祈穀于先嗇仍帥公卿大夫親耕籍田行農
禮畢還執爵于大寢禮儀甚盛都民耆老百姓
莫不悅豫咨嗟頌禱越翌日丙子以自耕勸民
之意布告八方可謂帝王盛節自古記之不可
啗無歌詩以稱述盛德臣穆謹作親耕序仍作
頌以獻一章三十八句臣無任懼忻慶抃之至
取進止

親耕序

禮曰上春農祥正中日月底天廟春土脉發太
史先立春九日告于稷曰立春陽氣蒸土膏動

雷將發聲不震不渝土脉滿則膏百穀不殖稷
告王王祗祓監農不易於是司空除壇于籍王
命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田峻戒農用警告
曰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吏御史皆齋三日王淳
濯饗醴及期鬻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
乃行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百吏庶
民畢從及籍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祀之以
為農祥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一墪公卿大夫
各三其上庶民終于千畝稷省功太史監之司
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

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民終食是日也樂師以同律省風土司寇命其旅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三乃大徇王事同內宰詔后帥六宮之夫人生種槿之種而獻之于王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也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身自耕以為天下先也民之大事在農郊禘之粢盛民之蕃庶事之供給財之蕃殖協和輯睦敦龐純固皆本於農故聖

人重之

親耕頌 并序

上既三年喪畢冕服祗祀 太廟越明年中春之月乙亥 親帥公卿百吏 幸籍甸祭先嗇躬耕籍田此三代之禮也古者鐘師掌鞀宮正掌鞀干將玉戚乘輿乃出封人壝宮四塗廣阼裸將登降之儀獻種御耦之節皆所以身致誠信盡敬送釐三神者實儀式百辟者老百姓莫不懽忻嘆息以為王者之盛儀也臣穆拜手稽首獻頌其頌曰

農祥晨正雷震出滯 王命司事百吏咸戒陰
陽分布瞽告協風司空除壇恪恭于農三宮獻
種黍稷種土脉無耆百穀用殖 王親裸鬯
以祀先畷監農不易物土之宜冕而青紘躬秉
耒耜 王耜一墾三班其耕 王親自耕以供
粢盛身致誠信盡敬神明勞酒既醉豐年之慶
既洽且樂 君王孔聖風和土養五穀之昌天
之降祥徐黍穰穰高廩億億胡考之康 君王
萬壽如陵如岡

進戒仍乞歸劄

伏以月令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
于天歲將更始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今 上春秋漸長明習治道能與天地更始令
四方黎庶欽仰 聖德之化至矣今世道大壞
先王之治忠厚衰亡政亂俗敗人心世變可謂
極矣利口覆卮小利害大事為今之治修先王
之法行先王之政必得忠實謹厚之良善以信
任之 上心亦必以忠實謹厚加勉 聖德勿
誘於非僻之干張公正杜私枉禁末弊偷薄之
治人心可保天命可祈也烏將死其鳴也哀人

將死其言也善 歿下勿以老妄罪臣察納微
衷庶幾有補於治道之萬一也今聞辨誣大事
見阻而歸一請得請固難矣亦不可以一見阻
而遽已也國家多事大小將奔走之不暇臣氣
力病力生道已盡當此之時臣乞謝允急許臣
歸死故里實是大聖人終始之 大恩死日如
生年者也臣無任涕泣望天祈懇之至

進君德日新歲仍乞歸劄

伏以孟春之月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是月也以
立春歲事更始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布令于邦

國都鄙懸之象魏使萬民觀治教政刑之象浹
日而歛之此新民之治也萬邦惟新在君德臨
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教不能則勸故曰
作新民人君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代天理物准
以自新此新民之本豐年之慶壽考無疆此其
基也故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新湯之盤
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伊尹曰惟新厥德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德必日進日新不日進則
日退德日退則怠惰放肆敗德之事非一温恭
克讓堯舜之盛德毋自滿以招損毋自廣以狹

人有不順于德者謫見於妖孽妖孽者亂亡之
戒也可不懼哉天道變易歲序更新君治亦然
布德和令與物更新故其箴曰

德莫善於親仁治莫善於保民學修而道立其
本在身孜孜益勤聖敬日新遠佞去慝王道正
直四方嚮服天降百福國以和寧黎民富樂億
兆輿頌咸曰莫非爾極

臣老死病且八十四年朝暮且死事 殿下無
日謹以君德日新之訓用箴戒于 上上亦以
此自勉臣雖在九泉之下此 殿下用臣也至

此臣言事畢矣竊有私所願者乞 賜骸骨歸
民伍守寂返本以順歸化之正足矣萬萬無他
望也取 進止

慶賀

上壽慶禮後獻頌劄

伏以臣老死之年獲覩 上壽慶禮國家多事
此禮不舉今 兩朝二十年臣蹈舞頌祝千壽
萬壽 上即位之年廣州上白雉此聖人之瑞
其明年大旱 上親禱社稷大雨方數千里歲
因大熟農民上願莫如豐年帝王上瑞亦莫如

豐年臣作雉翼靈雨之詩今臣犬馬之齒已窮
矣一朝顛溝壑其詩湮沒而不稱恐 盛德嘉
瑞不表於後世也今因獻頌并精寫以進白雉
之瑞靈雨之應固 上聖至誠之感無以加矣
上壽大慶亦 聖王孝治之文臣故獻頌而詠
歌之三代雅頌之遺也數年以來水旱凶札日
月薄蝕夏月雪冬月雷當冬不寒桃李華氛霧
冥冥妖星二十其一彗星亦星家大忌積咎召
怨積怨召災積災召殃臣竊懼之減田租蠲軍
布輕百隸或失信於小民耶禁邪枉顯忠良申

憲令或誠意未孚耶前之降祥後之示警實天
心仁愛 殿下也警戒不怠顧省不遺以為積
咎召怨者何事積怨召災者何咎夙夜祇懼不
敢寧處以承天心臣聞孝莫大於忠養邦君之
孝亦莫大於安百姓保邦家為億萬斯年之慶
鍾鼓管籥陳饋餼羞之養持其次也書曰慎終
于始小心畏忌不自滿暇以終中興之業使四
方黎庶莫不舉手相慶曰 聖人大孝也
上既諒闇三年冕祀 先王於 太廟越明年
丁巳十一月十六日己丑十九日壬辰 上壽

太王太妃 王太妃國家多事不舉此禮今
兩朝二十年方召郡國歌樂瞽奏管絃琴鼓方
響女樂既備而以今年湖右江左大飢 上不
欲重困百姓凡上燕物數出於地產者申 命
有司令勿責於其邦百姓莫不曰吾 王子惠
之仁也舉權欣相慶臣穆作詩以歌頌 聖德
亦二雅之遺也拜手稽首以獻其詩曰
烏飛于浴諸生蒙蒙 君王式燕鐘鼓逢逢樂
既和奏矇矇于公
嘉穀脾臄盥盥燔灸上壽秩秩洗爵奠尊於皇

慈聖天錫純嘏

陳饋八簋禮儀孔盛於皇 聖母於千萬年邦
家之慶

昭明有融君哉嗣服孝思有則享膺多福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豈弟君子四方之綱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民宜人萬壽無疆
黎民以休以豫邦家之光百福來求永綏吉祥
烏飛于浴七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五句四
章章四句

康年詩 并序

上即位之元年三南東界大熟二年四方大熟
黎民富樂小雅有大田之詩詩人為農夫之詞
以頌美其上上之意既孚于下下之意亦順于
上者也學大田作康年八章竊附于七月載芟
良耜之作以述 聖德之化詩曰
康年多稌萬億之祥風雨孔時豐年穰穰黎民
壽考富樂且康

甘雨祈祈農畝蕤蕤厥其傑矣如梁如茨
厥厥其苗綿綿其庶千耦其耘于隰于畛
高燥卑濕徐黍咸宜百穀盈疇嘉穗離離農夫

之慶胡考之熙

荼蓼之朽黍稷之茂以穫以畝百室之盈婦子
之寧

乃獲乃畝惟廩惟史廩史既實 曾孫錫穫祐
為酒為醴以禋以祀達之賓客以燕以樂椒飴
馨香邦家之光

天錫有年曾孫之昌如陵如岡萬壽無疆
乞骸

乞歸劄

伏以人老則敗敗則病病則死死生之常也耳

敗則聾目敗則聵心敗則昏應物不靈乃死臣
衰敗已極視聽眊聾心亦昏耄疾病又劇既積
月彌留食食全廢手足偏痺步履不利徐則蹠
跚疾則顛仆呼吸短促數步一息坐立須人沉
痼奄奄朝夕且死以如此之病力如此之氣息
職名在身問其職則大臣也問其養則庖人之
肉廩人之粟問其事則尸曠之譏國人之所共
知 殿下以先王優老之盛德不忍遽棄老臣
臣一息未絕不知慙懼於心乎伏乞 聖明憐
臣許臣休謝得釋負而歸化萬萬皆天地之大

息也

再劄

伏以臣以老冒昧乞免 聖恩曲庇三誥溫諭
近侍又臨臣恐懼隕越不知所出三公之職揔
百官平庶政理陰陽經邦國臣濫蒙誤 恩位
至三公已四年於此而無一報效朝綱大壞汙
濁成風形勢專門私逕為通衢義理晦塞無法
無紀人心日離災異百出如臣無狀冒居非據
加以老悖昏耄叨竊寵利召灾招咎恬不為媿
上而負 殿下下而欺一世臣之乞退恐無以

自說於四方後世也伏乞 聖明臨下克嚴黜
臣民伍以彰臣罪國家幸甚事體幸甚取進止
乞退仍辭耆老所第一劄

伏以禮曰七十許致仕八十月告存八十與之
杖而杖於朝九十不召君致享食之禮於其家
則使人受之不親拜禮也所以老老也為其氣
力消亡欲其生而安之也今歲律已窮臣犬馬
之齒過一二旬朔則八十有三昏耄已甚欲謝
事歸休掩身保養或延歲月之命臣老事文墨
末業積數十年天子諸侯吉慶凶喪軍旅巡守

會同之禮大夫士之禮付焉與夫東方古事自
檀君箕子衛滿溫祚勾麗朴昔金三氏世家又
其外肅慎穢貊靺鞨諸種列傳書凡累萬餘言
幸一分精力未死得卒業而終此世則此臣事
殿下有終而亦死得瞑目於九原矣 殿下特
許休謝此無非大聖人成人之美而得不沒於
後世亦國家之盛事也耆老所者先王養國老
之所也國制文官年七十爵正二品以上者皆
預焉而門蔭武臣不預焉定為成憲臣本以門
地發身不當載名其列而今有 恩命遽下無

前異數臣固不敢當而臣心以為國之大事小事一遵舊章亦嘗累陳於上前矣今一朝改之事體不可實臣心所不安伏乞聖明亟收成命毋以一人之寵遇輕改古制不勝幸甚

歸田里劄

伏以臣蒙荷殊遇寵擢異等感激思私為殿下死無所辭臣年入九十精力耗死老悖至此不可冒居朝班初欲臨行趨詣殿陛之下瞻望天顏永訣入地以為無憾也既衰敗無餘老病尤劇無復人事昇疾還鄉一念狗馬之

戀情亦感矣臣無任悚懼死罪死罪取進止

謝許歸田里劄

伏以遠遣近侍既有偕來之命又復宣諭勤切臣老孱昏耄負殿下至此罪戾益大惶恐隕越死罪死罪欲還則筋力耗盡決不可供職欲去則上教嚴重且遲且回在途上已四日氣力委頓疾病又劇何幸聖人有寬許之寵命得安意昇返鄉廬無非天地愛育之仁無物不被感激隕涕不知所云取進止

記言卷之五十四終

記言卷之五十五 續集

壽考

受几杖後進言疏 乙卯

伏以臣以不才年最壽今歲月已改矣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二臣起自廢斥不圖殊遇隆渥既位極人臣加賜几杖優禮之盛至此極也今臣老死無日精力消亡居三公位無一報效徒虛名欺世多慙愧百僚臣庸下無他長以無事得壽請以此告 殿下此微臣獻芹之忱也臣迂拙不售於世久矣平生所自勉者有三守而未

能一焉一守口二守身三守心守口則無妄言
守身則無妄行守心則無妄動守之本在靜心
先定則靜靜則事物不亂然後恬靜無妄無
妄故無事無事可以盡物可以盡年推之於家
國天下皆然人君為四方之表出言而為天下
則行事而為天下道主靜而為天下極皆出於
靜故其本靜者以事則其績廣以物則其則正
治道既張四方無虞黎民大順長久治安黃帝
在位百年少昊八十年顓頊七十九年帝嚳七
一年堯九十八年舜為年皆百歲殷湯亦百歲

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五十九年周文
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皆用此道也臣為殿
下進無妄無事之訓為千壽萬壽之祝臣穆拜
手稽首以進

耆老所記事 丙辰

元年乙卯 上既賜老臣以几杖經筵臣白
上曰國制秩正二品年七十以上者皆入耆老
所今穆以 上之所尊用位至三公年八十有
二當入耆老所而古事非文吏不得入豈以三
公其所兼任如領經筵監春秋館事皆文吏職

而獨不得入耆老所非所以待耆老之意也
上許之國初盛時 太宗親臨耆老宴既盡權
上取耆老題名案親書 上諱上年六十則載
上諱從 上教也所以識君臣同樂壽考之意
也又賜之土田奴婢漁場以厚養耆老者老門
外公卿以下皆下馬古事也禮凡養老有虞氏
於上庠夏后氏於東序殷人於右學周人於東
膠皆學也四代之養老皆必於學何也以講明
孝仁禮義之所也三王有乞言敦史之禮今皆
亡矣今之耆老所雖非國學之處然實虞夏之

遺也識之

以老乞退自述百七十五言

老人平生嗜書篤信堯舜周公孔子之道旁及
六藝之文盡倉頡史籀李斯周道衰百家同異
起兼愛為我飛箝桿闔刑名術數奇詭譎詐天
下遂大亂好遊東臨日出檀君之墟箕子八政
之遺肅慎靺鞨獬貊石索弁樂奴真番風俗物
產名山大川遍歷五十年盡矣年老以無能擢
用為千乘相此布衣之極而老人今年八十餘
禮七十致仕八十與之杖而月告存今老人過

致仕之年十年受几杖又二年九耄荒憊舒休
矣乞歸鄉社以終吾年壽足矣

柔兆執徐夷則之月眉叟書時叟請告乞
退者十有一

居室

辭作室五上劄戊午

伏以大旱歲飢民急而私一臣不計病農皆臣
之罪也此外又有不敢受命者三恩私太盛者
敗君德優禮不擇者損國體知不可而不辭者
犯非禮此三者治道之大禁也昔晏嬰使晉景
公更其宅反則成矣嬰既拜而乃毀之景公許

之今 殿下貴寵臣不下於嬰而臣之報 殿
下不及於嬰臣持不及嬰者安其所毀者獨不
內慙於心乎臣力辭固辭辭至四五而不止者
此也臣罪萬死惟 殿下垂察焉

恩居詩序

上即位之四年老臣以老辭判中樞乞歸田里
經筵臣李沆白 上有賜宅之 命臣力辭不
已曰昔晏嬰使晉景公更其宅返則宅成嬰既
拜而乃毀之今 上貴寵臣不下於嬰而臣之
報 殿下不及於嬰臣持不及嬰者安其所毀

者獨不內慙於心乎 上終不許自國初至
上之世三百年賜宅者三人 世宗相黃翼成
公 宣祖相李文忠公今老臣八十厚荷寵擢
一年五遷其官位至三公告老則有几杖之賜
歸田則命治居室老臣歷仕三朝今年八十四
生老病死皆在 恩澤之中名其室曰恩居仍
作詩歌頌 聖德陶唐擊壤之遺也其詩曰
夙夜祇懼對越在天不愧屋漏庶無咎僭於皇
聖哲老老是先四方熙熙於千萬年

萬木春陽小說

山中無高巖巨石土沃草木蕃茂宜五種多鳥
獸居深僻人事絕稀每春晴晝永林樹間聞鳥
聲溪響老人無事名吾居曰萬木春陽識樂也
壬戌立春夕林居老人書

記言卷之五十五終

記言卷之五十六 續集

儒林

趙文正公遺卷序

穆嘗讀趙文正公蘭竹詩為之咏歌之嗟嘆之不已屈子所謂其志潔其行廉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於世者也令人憾慨流涕今又讀其遺編詩十三賦一策一墓表一簡牘二上疏一啓事進言論學凡二十九明正學淑人心尊王道黜霸功斥邪說排異端大要皆在此一時推公為道學之宗有以也時去古

未遠先王遺教善俗猶在 上方嚮用儒術有志圖治倚重公尤甚公亦傍招儒學崇獎道德修明政教自任以一世之重為如何哉卒為小人所制作妖孽讒害正士儒林之禍慘矣嗟乎於是良善盡矣昔秦焚詩書坑學士漢作僮錮之禍宋有偽學之禁此皆亡國之事幸賴 仁明之治群賢輩出治教復明至今人言已卯之賢已卯之治已卯之禍今諸賢人之禍釋矣為萬古卞賢邪扶世教大矣然小人之讒賊忠良何可盡言嗟乎百代之論顧無益於九原良足悲也良足悲也太常議謚曰文正祭之國學公平生樂遊之跡畢命之地墳墓之鄉皆立祠列書之以為趙文正公遺卷序

寒岡先生文集序

先生生星州沙月鄉明 肅皇帝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壬子也諱速字道可姓鄭氏牧隱叙傳西原大姓者也上世有大將軍顛高麗世以忠節著聞自僉議贊成階清河君憤左諫議大夫誦進賢館大提學樞至政堂文學揔以文學相傳五世又五世有思中賢而不出鄉黨稱至行

寒暄堂金先生之外孫也娶星州李氏生先生以名臣之世隱德不昌後世必有達者是也先生兄适崑壽皆貴用崑壽 昭敬世封西川君以耆德稱者也先生少好禮發憤讀書從吳德溪先生受易乾坤文言二十一初見陶山李先生講心經道既通遠近皆師之 昭敬王六年選才學士修撰金字顯白 上曰有鄭速者少遊李滉曹植之門明於經術可以布衣召問治道也 上特召除官不起蒼坪作寒岡精舍家禮集覽補註成後拜昌寧縣監先生三十八

上召見問曰李滉曹植其學何如對曰滉德厚而學純學者可易以尋八植特立獨行學者難以為要也 上又問大學踐行宗旨對曰先儒言天德王道在慎獨而立志與有為為貴 上稱善既之縣修祀典行鄉射鄉飲酒養老之禮一年監司報政最以持平召之辭去五年大召儒學校正小學四書口訣先生召至京師明年為咸安郡守問舊俗修廢政表善行治教大行二年歸四年有倭寇連陷三京 上西狩國大亂時先生為通川起義兵伐賊傳檄郡縣 上

兄河陵君避亂山中為亂民所迫死而亂者匿
之不知屍處先生曰問囚得之收殯以聞上
為之於悵嘆息而言曰無以報德特拜江陵府
使一年歸以承旨召公入侍經筵上問易程
傳本義何先對曰易之道明乎消長盈虛之理
不失時中者也徒以卜筮前知而已者末也程
傳先也明年出為關東觀察使方兵革未定受
命等鴆原城以為關東保障置元冲甲祠壇至
江陵祭國殤下令諸郡縣皆掩骼埋齒寧越審
魯陵原州祭隱者元天錫墓上既還都賊屯

海上聲言再舉諸王子妃嬪皆在成川成川古
卒本扶餘山深阻阨賊路遠故也時先生為成
川上戒諸王子曰警戒謹飭毋得過於賢大
夫三年懿仁王后薨將葬有妖言上䟽論山
陵事二年為忠州北江祭國殤月餘謝歸是歲
被召校正經書義五先生禮說心經發揮成絕
鄭仁弘武屹精舍成在修道山中山高谷深今
有武屹藏書四年有安東之命一年歸明歲光
海君立特拜大司憲於是三司告臨海君有變
爭言置法而事皆無實而積疑已成先生上䟽

諫曰 先王末命在耳先嬪早世兄弟二人寢食不離 殿下至情充有不忍焉者獄不必盡究人不必盡問罪不必盡覈法不必盡施也既獄成國人寃之先生連上劄自劾曰臣望 殿下全彞倫之至愛而物議愈騰以全恩為非臣貪榮冒祿大失人臣去就之義遂辭去於是禮曹問大喪喪服之禮有講定喪禮十八條五年有逆豎朴應犀者上變告國舅延興家既族滅永昌才八歲當置法而又有 母后異宮別處之議先生復上疏曰昔周景王時賊臣擔括作

亂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實不知擔括欲立已也既事發擔括出奔尹言多劉毅等五人共殺佞夫非王命也孔子書之曰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夫之死初不出於景王特莫之禁也左氏曰罪在王也穀梁氏曰甚之也杜預曰殘骨肉也為景王之累何如也景王之過五大夫成之也今日之事稚然無識又非但佞夫之不知也論者必欲奉命者又不甚於景王之莫之禁也歟其欲使 殿下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也又曰父子大恩古之人臣以過宮伏地積誠格君勉

君今之言者乃以別宮異處請焉此臣所未曉者也 殿下必以舜之心為心恭為子職無變於前日之所事者為舜亦不越乎是也於是永昌既見殺而 太妃閉之西宮供奉朝謁皆廢宗室大臣諸大夫諫者皆得罪先生更欲盡言極諫以為為宗社之大逆負天下之大罪者孰有如武曌者也張拭以當時不廢為言朱熹曰在中宗則不敢為出母之事壞大義毀大防以循今日之論則 殿下他日地下將何以有辭於 先王出入太廟亦何以為顏於薦享乎草

疏未上柳湍疏批下有曰鄭述首發全息之說掠義名亂是非為不忠不義先生知不可諫而乃止二年五服沿革圖成 顯皇帝萬曆四十八年先生七十八其正月甲申先生寢疾五日而歿四月葬蒼坪弟子皆服三年先生謙下有禮敦厚忠信身為禮義之主四方學士宗師之南方自古稱君子之邦今先生之鄉又去先生未遠餘教不亡人心安善俗重為邪知禮讓擬於鄒魯云先生死之四十四年改蒼坪之葬改葬之墓州北五里印懸大墓是也先生遺文十

一卷其文皆裨益於學斯文如編類五先生禮說心經發揮禮記喪禮分類家禮輯覽補註五服沿革圖率皆開牖後學而又戊申癸丑全恩劄出於至誠惻怛為百代之教自古富貴者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先生以布衣歿而彌彰者此也今世代漸遠當時諸弟子皆老死晚歲末學及門者穆少先生五十二歲今年八十有六朝夕且死忘其僭越正其訛誤考定編類以為寒岡先生文集

愚得錄序

愚得錄者 宣祖世湖南徵士困齋鄭氏所著者也其記論序說雜著警學上疏書又如絕句諸小作一行數行皆非閑漫散說為有益於斯學斯文大小總二百三十四篇可謂百代之文其所立者正所論者博得古人之旨至於論易論數尤加詳密如伏羲仰觀俯察則河圖畫卦二圖陰陽上下左右設卦對配陽一陰二天圓地方日月晝夜寒暑往來數之體用備矣天下事物之吉凶悔吝皆在此數之範圍云者可謂盡矣又洪範筮法祖述蔡氏推演詳說此又何

可得也嗟乎己丑之獄儒林學士之痛何可勝道哉守愚困齋二賢者皆不免於禍白沙李相國作己丑錄言冤獄事詳矣彼病之晉州本改刊白沙文集去己丑錄補偽作以沒其跡其心以為鬼神可誣也百代可欺也然無此理人心不可誣而况鬼神乎匹夫不可欺而况百代乎先生既拷問無實上意已悟則澈又變更排節義之說令感怒上心流之窮北慶源慶源古沃沮之地在爾慎夷溱海上其外福餘之界風土絕殊為異域先生六月至阿山堡歿先生

弟寬齋叟其居處服食一如持喪者十三年而叟死其冤結至死之悲足以使人慨然太息有愚得錄三卷隨手記九卷當禍以罪人書搜括以至上覽之曰此讀古人之書者也下縣邸給其家而禍中事不可知今書皆亡而傳於世者唯愚得錄三卷亦出於弟子私藏本而其傳書訛誤海翁晚年校正考訂者也後上知其冤其事解而主獄者澈江界安置南方士為鄭氏立祠其鄉孝宗時澈儻復用事自上毀其祠時海翁上政弊累千言仍言鄭氏冤死事

斯人者亦見疾於儻人久矣雖沮抑不上然後
之人皆知澈儻造言誚詆也 上之初年儻人
敗 上命復其祠六年前日用事者諸臣皆復
召用而祠亦復毀南方士以推尊鄭氏陷於縲
絏者五十配去者二十禁錮者四百嗟乎鄭氏
以一言指斥小人其禍至此也其禍至此也余
老矣歷叙耳目所睹記自己丑冤獄古事以至
重毀祠其間近百年列書卷首以為愚得錄序
上之七年仲夏下旬庚辰陽川許穆序

遜溪先生遺編序

君子之學自明性誠身以至知命知天學博而
道大詩之風書之政易之神化春秋之義禮樂
之文推之於家國天下其治一也薦仁行義道
德之施博矣天道無為而行化育聖人無私而
贊化育道之行謂之教通於道謂之學其本至
微其用極備有善惡有吉凶其故過不及之致
也揚墨氏為我兼愛皆仁義之誤者也周道衰
孔子歿異端百家起李斯學荀卿焚詩書坑學
士天下遂大亂禍亂之幾分於法術之差也穆
從師心雪翁聞過不及之戒終身誦之師心好

善無窮常言曰吾才智下每臨事加勉幸無大過雪翁曰吾無他異能以惡衣惡食與人居而不恥吾可庶幾焉師心仕止考工佐郎自隱無名以終雪翁事 孝宗三為掌令皆不出或曰常言責可以言而不言何也曰強言要名古之人恥之 孝宗末已太樂正七十四歿有所著大學口訣經傳解又自性命天人之本禮樂文物人物古今死生治亂興壞妖祥災異四方七家失火書不傳於世也有弟子李命著收得遺

文如親舊諸生答問書疏祭文韻語來示老僕僕仍以編次又有所藏嘗講論者若干書附于答問之下答問十九附九上疏三書二十祭文四別錄四韻語二十五為二卷年譜言行錄行狀墓誌又一卷

遜溪遺編答問附小序

吾雪翁先生歿已一紀有半吾且老八九十見人事改易嗟乎已成古今良為悲感書篋中藏遺文古事可述者多有之文字之傳後世亦天也前年書屋失火書皆不出獨遺答君喪廢祭

言言卷之三十六
答幅巾之制答除喪之節答祧遷之禮陟州時
書贈居官之節為治之戒數篇累百言而已嗟
乎世無老德微言圯絕文字在紙詳密精約一
言二言皆見大義從弟穆識

愚得錄跋

隨手記愚得錄共十二卷禍初 上既下縣邸
給其家而皆失之無可問處愚得錄出於門弟
子私藏本而其傳書有缺字有誤字有衍字多
不可讀海翁為之考訂訛誤得為完書皆海翁
力也海翁前後直斥用事者擅權亂國流離窮

危年至老死 上特寬釋之曰入海不返也追
雪鄭氏冤死疏累千言嚴正可畏而又表著其
書令不歿於百代考其平生既直道在我終其
身窮危而不悔龍洲老昔謂余曰當大患難大
變革之際非此人不立眉叟書

記言卷之五十六終

記言卷之五十七

散稿續集

詩

諸體四言五言七言長句

古詩

辛酉驚雷第李吏曹前年竄逐歸同諸君遊
西海上相與酬唱詩并序十一篇以遠客窮
涯會合之樂此天也固不可以人事相期今
荷專示亦安得無一言顧纍方負罪杜門不
敢出與人酬唱為事不可纍亦嘗遠遊南扶
餘海濱千餘里今六十年如昨日來示諸作
令人覺悠然遠懷略述海邦風土謠俗古事

望海作古風一十八句寄謝其詩曰

昔我萬曆末南遊過清泗百濟西南畔大壑無
天地蕩漭迷六合嗟喟吐靈異包括宇宙大居
卑以為器朝日而夕月兩曜各正位白海三神
西萬里收一視浮磬出海濱島夷或衣卉徐州
貢鱗珠白魚供祀事崕峴田橫島天下誦其義
九夷八蠻外泱泱難悉記重譯獻珍異各以名
物致河南溫祚國葆澤一千里兩湖為上腴衣
食恣好羨取給饒魚鹽多賈仰幾利國俗尚富
麗丈夫喜遊戲槩論九州南荆楚俗相類今我

九十老昏忘多慙愧略舉湖海作一二贈相示

無事偶吟一首 壬戌

人生不如石礪硯無崩毀彭殤一壽歿不足為
悲喜

寓懷二首

謝辭千乘相守寂掩寒扉多慚鐘鼎貴但取高
人嗤

曾參辭致邑不憚以吾仁衣樊耕於野受施者
畏人

百濟西望海謠凡九闕五十九句其謠曰

累唯遠眺大海濔洋無涯包括宇宙渺漫六合
朝日夕月星辰錯落陽開陰闔潮汐吹飲膠瀉
浩汗激灑激洩蕩颺合散戕風迅雷屑雨海動
曠靈滉漭滔天膠戾而爭迴極目悽愴幽怪曠
望無外神廬祗窟奇詭積儲潛靈居包歸虛夔
一足龜六眸鯨吹滂陵吞舟青兕玄螭鮫人水
怪三角駢列蛇身豨首詭變出没霍昱絕電妖
露呵欬陽冰五寸陰火潜然其外黑齒棧齧瓜
蛙蠖蛇烏衣裸人佛齊沙華折木天墟櫻溟渤
瀾駭奇詭之多蜩像食人天吳眇眇群妖遘迂

海童馬銜叫嘯邀露眩惑無塵氛霧變飄廣宇
靈靈恍惚幽暮惴然而慄黯然而駭鸚之鵠之
洙泗斷如魯道之透作者七人師襄入海清士
遠引曠然無儔道既不行尼父且欲浮海而乘
桴死者不可作其虛其徐余將焉如

老人今年八十有七既耄荒又病聾無人事
鳥獸不驚山居間暇作四言詩長作其詩曰
山氣龍嵒山曲崔嵬林木糾鬱巖谿硯礪深山
谷遠人事亦稀麋鹿不驚我我澁澁邈矣神農
肇我稼穡土正先稽勾龍后稷三之辰于耜四

之辰于柞以耕以饁以壯齊作以種以第有相
其力既衰且頽天道不息十月滌場禾稼既同
朋酒序飲豐年之終養老慈幼饋食有禮器用
陶甃氓俗樸駸安樂壽考與物熙熙淳庀之古
不爭不欺外戶不扃危不夜吠優哉遊哉于以
卒歲

山氣九章三十六句

觀書三首

洋洋慕聖謨說讀皆孔子不知老之至死而後
乃已

有德必有則不爽投桃報申申抑之戒夙夜儆
昏耄

聖人憂世患魯史示殷勤首言大一統萬古垂
空文

無可無不可吟七言

一往一來有常數萬殊初無分物我此事此心
皆此理孰為無可孰為可

無題二首書懷

我老至期願生不知治亂熙熙擊壤歌日與樵
童伴

皞皞者誰子自言太上人得意羲皇世孰云生
不辰

偶吟絕句遣興

陽阿春氣早山鳥自相親物我兩忘處方知百
獸馴

慎酬酢自警五言

人情有萬變世故日多端交契亦胡越難為一
樣看

立春作二十字

測候在岵夷化育驗於斯帝嚳曆日月百代示

人時

不知山外事

朝日上東嶺烟霞生戶牖不知山外事墨寫寫
蝌蚪

有逸臣白 上禁古文

周時史籀作大篆不禁蒼頡古文孔子時專
用蝌蚪文字秦時李斯作小篆古文猶在漢
鑄五銖錢莽鑄貨泉皆用古文李斯焚滅百
家古文不毀

驚蟄後作

首春東作之始覽時
物忻然可喜識之

草木已萌動節序驚蟄後農家修稼事必壯在
田疇

偶言三首

空階鳥雀下無事畫掩門靜中觀物理居室一
乾坤

無聲無臭極聖人亦不言箇中深遠意無語向
誰論

倚伏有常數憂喜聚一門三復金人銘多敗在
多言

記言卷之五十七終

記言卷之五十八 散稿續集

妖孽 鬼神之灾

祈禳牛疫文 庚申二月初吉 朔為安峽時

妖孽成灾人多疾疫牛畜多死十翼曰坤為牛
洪範曰土爰稼穡牛能耕稼穡付於土牛禍稼
穡之灾無牛則耕不作耕不作則稼穡不成稼
穡不成則無食無食則人之類絕矣土德主子
母之仁衆生顛號相感在鬼神守土者為神人
之主至誠祝禱無感則無神為鬼神之羞消牛
禍以成稼穡成稼穡以利生民鬼神之責也民

悅則神悅亦永有馨香之報

熊淵謫鬼崇二百二十九字

論鬼神之正變以及妖孽

鬼神者造化之靈體物而不遺精氣交感禱焉則應致之則格能冬寒夏暑春發秋收風雨時若百穀穰熟無災無殃民無疾疫殄札此鬼神之正殷人嚴祀事以明鬼神之德若鬼神亂而興妖作孽妖旺招殃災害並臻或人死而靈識不散以禍福食於人尤非鬼神之常周官以時大儺男巫招弭女巫袞除以却凶惡人皆忌惡妖孽以禳以礫待以不祥亦爾鬼神之羞今為

爾神齋戒虔誠用盥齋潔牲禱爾有神責以鬼神之神正鬼神至靈感通無間惟爾有神亦以鬼神之神正報我有人母相侵瀆神人和豫邦有常典永有馨香之享母以妖惡亂德母以災害亂人母自作爾神之羞急急如律令

辛酉四月二十五日

節行 忠臣

高麗徐掌令墓石記

高麗掌令徐公甄利川人當麗之末世見危不去恭讓四年為掌令與省憲金震陽李擴諸諫官罪狀趙浚鄭道傳南閻及益陽被誅指為儻

與諸論法者皆放流之其年恭讓遷原州高麗
亡居衿陽坐不北向終身不對漢陽城郭托物
吟哦以自傷執法論以謳歌思亂當抵法
太宗曰甄高麗臣不忘古國甄夷齊之倫何可
罪之不問也嗟乎國亡矣王氏絕矣沒身不易
其心忠亦感矣麗史忠節傳贊曰麗亡鄭夢周
李穡金震陽李種學吉再徐甄數君子者或死
或不死而其自靖一也衿川燔塘有徐掌令塚
至 宣祖世有宰相尹根壽白 上封忠臣塚
仁祖九年為之立祠並祀姜太師李相國命曰

三賢祠有三賢祠記

上之八年孟夏上浣庚辰

立碣墓前者外裔子孫監察金衡重也

朱溪君碣陰記

朱溪君諱深源字伯淵別號醒狂我 恭定王
第二王子孝寧大君補之曾孫而宗室諸公子
也性方正好讀書以文學著聞一時士爭師之
先公子枰城君偉賢我 惠莊王稱直而文者
也我 康靖王薨燕山君嗣立狂悖無道賊殺
忠良好淫虐國人叛之公子數諫不用極言嬖

婁臣士弘讒賊用事以大逆誅族其家二子幼
寧幼繁皆死幼寧以才學顯用禍時為天官正
郎少子幼靖幼寧子敦復以童穉沒入為奴事
在史氏公子家既滅死而有遺文七卷傳於鳴
陽正賢孫其受業弟子也及燕山君廢而恭
僖王立大釋諸囚公子追爵興祿正一品旌其
閭置守塚十家給復田五結令祭祀不絕也敦
復召除官至谷山郡守昔當殷之亡微子去之
箕子佯狂為奴比于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三仁之行不同而其心出於至誠孔子稱其

仁若公子可謂比干之仁也亦至矣公子被殺
死至今二百三十四年有外子孫延安都護府
使權德徽刻石其墓曰朝鮮公子朱溪君之墓
今上即位之七年秋八月朔日辛巳

文章

自評

老人才智下平生讀書非好書勉其所不及者
然也又不樂世俗之文嗜讀三代古文卒無所
得嗜好如初下則左氏國語戰國長短書先秦
西漢太史公相如揚雄又旁及百家又下則韓

柳氏最逼古行年六十讀至萬有餘千如虞夏之皞皞不可當商詩之古奧周誥之聳牙先秦之雄健西漢之博大以為皆為吾有而顧魯鈍未能耳諸家百氏瓌詭閎博皆莫如經傳之雅馴反而求之亦已過七十八十於文可謂勤且深矣於心亦以為幾入於無窮而視古人則卓乎其不可及矣古人何可為也槩論之文者天地之文也非人智巧所及上世包羲氏則河圖作易八卦制作文字通天下之亶亶其文在天為日月星辰在人為禮樂文章文章之盛衰在

世道之行隆人文歷夏商至周甚盛自東周以降孔子歿周道衰諸侯更霸百家起至秦專用法術焚滅詩書天下遂大亂聖人之文貳於老氏散於百家然去古未遠天地純厚之氣猶在屈原作離騷馬遷細史記自黃帝始至于麟止揚雄作太玄法言揚雄死古文亡矣魏晉以來蕭索無餘唐時韓柳繼西漢之末韓淳而柳刻宋興修明三代之治文學歸於訓詁明驅除戎狄掃清區宇自以功德傲蔑秦漢而治道譎詭發於心者非六經之治其文章亦然老人修文

學九十年縱不逮古人老說讀古人為古人之徒年老所著述於今之世固為無用之空文猶不捐各分類成一書自性命天人之本推之人事善惡邪正死生終始古今之變治亂興壞郊廟禘嘗海岳川瀆鬼神百祀儀則禮節忠臣烈士孝子貞婦善行四方風土謠俗百產域外雜種珍異昆虫草木灾異妖孽物怪俱著畢舉老悖昏耗甚矣此記言之作也述自評五百七十二言重光作噩白露節下弦後日期頤老人眉叟書

記言有原集續集既序記言老而讀書又作自評

騷學三體序

先生以詞賦著名羅州居平人少博讀書為文章其文贍而奧肆而博瓌奇抑揚長於諷本之屈原參之子雲相如韓柳氏而成一家萬曆中應國子試獻玉貌篇擢為壯元號為鄭玉貌云於是聲名滿一世高抗不肯屈已下人與世多抹撥丁酉之亂南方陷為賊窟募湖中子弟同諸義兵伐賊與用事者不相能陷之累綫欲必

置之死而有解之者得脫然猶排擯之坎壈不
得意客遊京師弟子日集戶外屢常滿講學皆
不出孔子之教號為葱山先生屈原怨而思子
雲相如媵而媚班固艱退之平子厚苦蓋楚苦
漢麗唐變古而為排者也先生集諸家為騷學
三體凡三十二篇平生諸作每寓意千古以自
宣著述之體深思永嘆奇奧為絕調梁松川嘗
稱千載曠音先生姓鄭氏諱彥嘗字宇容父其
先百濟之湯井人七十四歿無子孫墳墓在西
湖重光作噩夷則之月哉生魄三日九十弟子

石戶老人序

學 古文

汗簡文

上篇五章五十四言

天為萬物之祖聖人萬國之宗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無私仁

惟至誠無私無私則道自生

惟無欲惟無私聖人無欲

故聖人無可無不可

中篇四章四十八言

天道不息不已一往一來循環不窮以行化育
天地以生物為心聖人以利物為心
品物咸亨各正性命
非至德至道不凝焉

下篇六章八十五言

天道變化四時錯行日月代明鬼神著矣
變易無常其生物不測
惟聖人能盡之矣聖人能與天地參者也
能盡性盡物通神知化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誠
之道也

誠者天道也不誠無物
誠無為無為之極論說不能及至矣

哀悼文

金顯卿哀詞 并序

我以耄老後死親知皆盡於世無懼君亦衰老
在世知君莫如我知我莫如君我年至九十老
於君十二年道里備遠每見書期以未死願一
相見為言豈意垂死者存而強庠者亡也慟哭
長言以叙永訣
孝友之積忠愛之仁一出於古人直道在我不

狂已而循物確而寬直而安古人所難不求不
爭不諂不做康寧壽考實是天道好德之報已
而已而先逝者已而後死者長悲踽踽淒淒歎
歎泣涕沾裾

記言卷之五十八終

記言卷之五十九 續集

叙述一

古人諸子

伊尹醜桀就湯伐夏救民以寬代虐太甲立不
順于德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悔過自責尹奉
歸亳歸政于太甲作太甲作咸有一德以訓太
甲

當殷之亡比干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微子去
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紂淫虐武王伐紂伯夷諫而去太公勸而起其

義一也初太公避紂東海之濱起為文王師武
王立齊三日受丹書之戒於師尚父武王已平
殷亂天下宗周太公封於營丘夾輔王室武庚
與管叔叛而誅以周成王命帥五侯九伯以專
征伐後管仲能修之

東周德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一匡天下孔子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延陵季子有國不立棄室耕於野孔子曰能守
節矣又博物閎覽知樂故知人

蘧伯玉行年六十六而化孔子曰君子哉蘧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事秦繆公顯
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百里奚死秦國男女
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孔子稱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
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又曰太公望天下之大老也

孔子之門自行束脩以上三千孔子稱德行顏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文學子游子夏
高子臯自見孔子方長不折啓蟄不殺執親之
喪泣血三年為衛士師則者慕其仁孔子歿諸
弟子以有若類孔子以敬孔子者敬之非敬有
若也敬孔子者也

顏淵曾參傳孔子之道子思學於曾子孟子學
於子思

老聃博古好禮孔子師之

剡子少昊摯之苗裔也能知少昊氏鳥師鳥名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孔子學焉既以告人曰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孔子學琴於師襄得文王操曰習其曲習其數
殆得其為人焉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
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能此乎

七帝世紀

羲皇之世紀世而已然紀遠之德禮樂之始制
作之本或見於經傳而不載於本紀何也

伊尹 伊陟 太公望

伊尹相湯伐夏救民以成三代之隆太甲不善
放之桐宮三年令之反善而歸故天下稱盛德

太史公表著三十世家七十列傳阿衡不列其
賢何也太公望避紂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至
周遂為文王師武王立齊三日冕受冊書之戒
為成王太師百歲死而葬於周齊人五世反葬
於周孔子稱其仁考之詩書古經左孟氏殷湯
本紀叙列其大者以附三代古事

伊尹 伊陟

伊尹者名摯力牧之後也母有侏氏之女也生
于空桑後居伊水為伊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湯使人聘之五反然後至言素王九帝之德湯

進之夏桀桀不用復歸湯遇女鳩女方作女鳩

女方醜夏就湯湯立為阿衡號曰伊尹

尹正也
使之正

天下桀暴虐滯荒諸侯亂九夷皆叛尹既醜夏

德相湯興師既克昆吾遂伐桀桀敗於有娥之

墟奔鳴條湯既黜夏命欲遷其社以後世無及

於句龍作夏社義伯仲伯作典寶伊尹報政諸

侯畢服湯踐天子之位還亳改正朔易服色上

白朝會以晝湯百年而崩

洛州偃師
東有湯塚

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太丁之弟外丙立三年而
崩外丙弟仲壬立四年而崩伊尹乃立太丁之

子太甲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太甲立三年不
遵湯法暴虐亂德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予不狎于不順放之桐宮曰密邇先王其訓無
俾世迷伊尹攝行政朝諸侯三年太甲居桐宮
悔過自責反善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亳授之
政太甲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背師保
之訓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躬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逭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
尹嘉之作太甲訓以誠之於是諸侯咸歸殷百
姓以寧號稱太宗伊尹既歸攷于太甲致事而

歸曰君無以辯言亂舊政臣無以寵利居成功
作咸有一德以訓太甲至沃丁立伊尹卒為百
歲殷人以天子禮葬於亳烈祖之頌曰允也天
子降于卿士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
沃丁後四世至雍已殷衰諸侯有不至者弟太
戊立亳有祥棗穀共生于朝一日暮大拱太戊
懼問于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王之政有關與
王其修德太戊懼而修德祥棗穀枯死去殷道
復興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又作太戊太戊贊
伊陟于廟言不臣伊陟讓作原命伊陟伊尹子

去字
行

也

太公望

呂尚者東海上八其先為唐虞四嶽佐禹平水上封於呂或曰封於申姜姓尚其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嘗窮困年老漁釣西伯昌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豸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呂尚於渭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尚父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而

遊諸侯無所遇而西歸周或曰呂尚隱於海上西伯拘姜里散宜生闕夭素知其賢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求羨女珍寶奇物獻之紂紂西伯西伯得出反國修德益昌西伯故平斷虞芮之訟代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周者二周人多師尚父之賢文王崩武王立踐祚三日問於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聞耶師尚父曰齋齋三日武王冕受丹書之戒於師尚父其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凡事不彊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
萬世九年武王東伐觀諸侯師行師尚父左杖
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搃爾衆庶與
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王曰未可也師還二
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
不吉群公皆懼太公勸王伐紂正月甲子大誓
于牧野伐紂紂敗績衣寶玉自燒死殷亡明日
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
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討紂之罪散鹿臺之

貨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
遷九鼎于周與天下更始師尚父之策居多武
王既平殷亂封師尚父於營丘營丘邊萊萊人
夷也周初未定遠方未集萊夷與太公爭營丘
太公既克萊夷都營丘修國政因其俗簡其禮
通工商之業便漁鹽之利而人多歸齊齊為大
國及成王立成王幼管蔡與武庚作亂淮夷叛
成王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
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征之齊由是
得專征伐太公佐武王伐紂作盈虛大禮明傳

立將後世言兵權者皆宗太公太公封於齊為
周成王太師死而葬於周比及五世皆反葬於
周孔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
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管仲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與鮑叔交相善鮑
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
桓公子糾死而管仲囚焉桓公使鮑叔為相鮑
叔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而惠民不若也
治國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

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桴鼓立於軍
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君將治齊則高綏
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居
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使管仲治國仲曰賤不
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仲曰
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曰何
故仲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管仲既
用任齊故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
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
於是國以大安遂霸諸侯齊在海濱通貨積財

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以與之俗之所否因以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如公怒於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青兗茅不入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

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陪臣敢辭若時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之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請督不忘往踐乃職毋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宜哉讓不忘其上管仲遇盜取二人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僻也可人也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管仲相桓公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孔子曰如其仁如其仁齊國遵其政令常強於諸侯五霸桓公為盛天下不多管仲之

賢而稱鮑叔之知人也

殷三仁

當殷之亡比干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微子
抱祭器而逃三子者之行不同而其心出於
至誠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列三仁之事

箕子

比干

微子

箕子者殷之宗室也或曰名胥餘封於箕子爵
為殷太師帝乙嫡子受寶辯捷疾好勇力其庶
兄微子啓恪慎克孝箕子勸帝乙曰啓賢且長
可立為嗣帝乙不聽卒立受號為紂思以威服

天下能百戰百克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
焉有寵所言皆從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
象箸必不羹藜藿盛以上簋遠方珍怪輿馬宮
室之漸自此作矣於是乃厚賦稅以實鹿臺之
財瓊宮瑤臺陂池侈服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
問左右皆不知也乃使問於箕子箕子私歎曰
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
不知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不知紂淫虐
日甚為炮烙之刑焚炙忠良天下叛之周德日
盛微子謀於箕子比干曰商今其淪喪若涉大

川其無津涯將若之何箕子曰商其淪喪我不
為臣僕告王下出迪我言刻子不出不免殷之
祀絕矣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箕子
諫紂紂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不可為人
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其君之惡而自悅於民也
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為奴紂囚之箕子鼓
琴以自傷人謂之箕子操武王既平殷亂釋箕
子之囚就箕子而問之曰殷亡何也箕子不答
武王曰唯天陰騭下民相協其居我不知彛倫
攸叙箕子乃陳洪範九疇述天人之大法敷言

皇極之訓凡三十有七章載之周書箕子乃去
之至朝鮮殷民從之者五千餘人武王因以封
之而不臣也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宮室毀壞生
禾黍箕子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
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間之皆流涕
王子比干為殷少師比干曰過不諫非忠也畏
死不言非勇也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強諫不
去紂曰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義以自持
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諸遂剗比干
觀其心武王既克商封比干墓

微子啓者紂庶兄也數諫紂紂不聽微子乃與
太師少師謀持祭器樂器奔周殷既亡武王封
紂子武庚令不絕殷祀至成王時武庚叛而誅
成王更立微子于宋以續殷祀成王之命曰殷
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故宋有天子禮樂後世
政衰多亡失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至孔子
詩有七篇

記言卷之五十九終

